

新中国 70 华诞,我想
起 55 年前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15 周年而
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
诗《东方红》,这是一台由
周总理提议并导演的史
诗剧。《东方红》以后,
我们还排演过《复兴之路》
《中国革命之歌》等大型
音乐舞蹈史诗,
演员阵容也有
3000 人之多,但
我很难忘的还是
《东方红》。

《东方红》选择了新
中国成立前各个革命阶
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
件,使她成为中国人民谋
求解放的历史缩影。《东
方红》有六场,分别是东
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
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
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
起来。原来有南昌起义,
周总理将她拿掉了。
1964 年 8 月 1 日,周
恩来正式批准了中宣部
关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的报告,此时离国庆
节只有两个月时间。中央

我生于 1950 年 4 月,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推行土地改革运动,因此父母给
我起名“轰轰”。三年后,弟弟出生,取名“烈烈”。“轰轰
烈烈”,寄托着长辈对家乡和祖国蓬勃发展的希冀,但这
“轰轰烈烈”却不会一朝一夕一蹴而就。

我们家在早先上海县的西北角纪王镇鹫山村的一个
小村落内,位于上海青浦嘉定三县交界处。父亲在嘉
定县一个粮管所工作,上班时总要步行
六七里路至黄渡镇,再转车去单位。这是一
条烂泥路,弯弯曲曲地沿着田埂走,双
脚沾满泥巴,雨天更是路滑难走。由于父
亲不常回家,家中里里外外只能由母亲
一人操劳,碾米、买煤饼等等男子汉干的
活儿,而由一个女人来承担。因为交通不
便,从村庄到纪王镇有四里地,母亲只好步
行去。自留田上种植的香葱要出去卖,
母亲半夜 2 点钟就动身,挑着香葱沿苏
州河往东步行十几里,赶到华漕镇再乘
公交车到上海市区去卖,很是辛苦。每次看着她挑着沉
重的担子出去、回来,累得满头大汗,我们做子女的心里
都很难过,但我们还年幼,不能为她分挑重任。

1957 年我开始上小学,学校在一里之外的一所旧
庙里。每天,我和同伴沿着河边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
走了三四年。初小毕业后,我到了更远的纪王镇上高
小、初中,仍步行上学。风雨交加之日,道路泥泞不堪,
往往得一个小时才赶到学校。

那时村里和外界的交通只有烂泥路,装什么货物
都得靠船运输。记得 1965 年,我还在读初二,家里的茅
草屋翻修,需到纪王镇东南三里路外的苏州河边去装
运砖头。那天,我们的水泥船刚进入苏州河,就被迎面
驶来的一艘货船重重撞了一下,我从没撑过船,站立不
稳,人从船头上弹了出去,掉进苏州河。在岸上拉纤的
母亲和姐姐急得团团转,哭出了声。我被急流冲到船底
下,幸亏学过游泳,所以没有惊慌,三下两下划到岸边,
浮出了水面,被在船梢掌舵的奇爹拉到船上。

1976 年的一天晚上 9 时许,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妻子
在纪王镇乡办厂上夜班回家,天下着小雨,泥路很
滑,在一个小村庄前,妻子连人带自行
车一起窜进河浜里,在河边的水草内挣
扎。幸亏河水较浅,她自己爬了上来。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村里与外界
的道路有了改善,修筑了一条拖拉机
路作为主干道,骑自行车的人方便了许多。但是路面
是由石子和电石污铺成的,一下雨仍是路难行。直至
80 年代后期,村里的主干道终于变成宽阔的柏油路,
并通了公交车青纪线,从纪王直达青浦。而今,这条主
干道成了纪鹤公路的一部分,道路由二车道放宽为四
车道。两旁还设立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种上了树木
和安装了路灯,有了 3 条公交线路,各村民小组也都
铺上了水泥路。

近年来,村里的主干道装上交通信号灯,相邻的苏
州河上又建起一座新桥,金沙江西接纪鹤公路,还有
沪宁和嘉金两条高速公路贯穿于此,四通八达。如今
的孩子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当年我们行路之无奈与艰辛。

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家乡的路,不正
投射着新中国沧桑巨变的辉煌吗?



一前在人民大会堂上演,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
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将
《东方红》拍摄成彩色舞
台艺术片,在全国放映。

1964 年那年我读高
一,是热血青年,我第一
次观看《东方红》,立刻就
被她强大的气场震撼了。

那个年代没有
电视机,电影
一来很少,二
来基本上是黑
白片。歌唱家
的声音,我们是从广播里听
到的,只闻其声,不见其
人。舞蹈家则更不要说了,
大家只在新闻纪录片中偶
尔见到过几个镜头。现在
这些歌唱家、舞蹈家一
下子都站到了大家面前,观
众很激动。

《东方红》里一流的
朗诵词、一流的朗诵者、
一流的歌唱家、一流的舞
蹈家,都是中国当时最棒
的。舞台两侧的合唱团有
近 1000 人,庞大的乐队
有数百人,同台演出的演
员动辄数百人,场面之大
、质量之高,真是令人震撼。
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
么多艺术家齐聚一堂并且
是如此空前庞大的演出。

要知道,当时在国内要找
一个能够容纳 3000 名观
众的剧场都很困难。

当时与我一样狂热
着迷《东方红》的同学
很多,许多人看了两三遍,
而我竟一连在电影院看
了 10 场。《东方红》的朗
诵词写得十分精彩,朗诵
得也十分精彩,我和同学
们一遍一遍又一遍地模
仿腔调,乐在其中。《东方
红》全部歌曲 35 首,我
几乎每一首都唱。我特别
喜欢寇家伦演唱的“西江
月·井冈山”、贾世骏演唱
的“七律·长征”和张越
男、李光曦演唱的“松花
江上”,以至 55 年过去
了,《东方红》的许多画
面以及朗诵词、35 首歌曲

55 年过去了,我最遗
憾的是,《东方红》看的
都是电影,没有机会到剧
场去感受现场气氛。

令人感慨的是,在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今
天,更多百姓可以走进大



我是 1963 年出生的国庆——生日为 10
月 1 日。

当警察以前,胡同里的大人孩子没人知
道我的学名,除了学校老师之外,同学彼此
见面也一直称呼“绰号”。

我习惯了这样的称呼,国庆这个名字,
似乎在某个时刻不慎丢失了。直到某日,我
穿着警服,骑着单车第一次出现在胡同时,
众玩伴愕然之后,忙赞美:“国庆”真精神啊!
我的“绰号”就此成为记忆。

那一刻,除去人们对警察这个职业的敬
畏之外,国庆的称呼,让我直接感受到了什
么是成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派出所调到市
局新闻宣传部门工作。

那年,赶上五十周年大庆,我到天津一
家新闻单位去送稿件。一进门,只见编辑部
一片吵嚷声,编辑们各自举着办公桌上的电
话,焦急地联系着什么。

我在政法记者面前刚坐定,他眼前一
亮,抓住我说:“哥们儿,你是不是 10 月 1
日出生的?”

说起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文艺
创作的成就,我一直会想到前辈作
家陈残云的著名长篇小说《香飘四
季》。这部作品于 1963 年 5 月由作
家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
版,小说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珠
三角水乡人民建设新农村的热切愿
望,展示了青年农民脱贫致富的昂
扬斗志以及他们纯美温馨的爱情。

我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仿若一个
传奇。那时我尚在念小学,全国的图
书馆都处于关闭状态,能够读到的
书很少,大多是私下传阅。一天,我
的同学偷偷地塞给我一本用报纸包
住封面的书,我忍不住立刻打开,《香
飘四季》的书名顿时扑入我的眼帘。
同学说,这书是他姐姐问别人借的,
我必须在第二天归还。时间那么短
促,我只好一上课就把书放在课桌里
开读起来。显然,这是冒险的,所以,
我很快便被逮个正着,书给没收了,
而且再也没有还给我。我神思恍惚,
很长时间都沉浸在中断了的小说中,
直到近十年之后,当这本书重新出版
时,我才第一次把这部作品读完。

我很想把买来的书给到我同
学,算是迟到的弥补,听说他去深圳
工作了,所以,我趁着出差的机会,
把书带到了深圳,可惜的是,我没能
再找到他。不过,我却去了一趟东
莞——因为《香飘四季》的故事来源
于东莞的麻涌。上世纪五十年代,为

剧院、音乐厅、舞蹈中心
欣赏各种高质量的文艺
演出,享受文化盛宴,这
是时代的进步,更是百姓
之幸。

双双燕 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周靖竹

普天共庆,五星映红
旗,宇球欢舞。光晓长夜,
浴火重生英武。还我神州
自主,站起了,雄狮醒悟。
兼程拼搏驰骋,万众齐携
腾步。

擂鼓,初心铁铸。看
百业兴旺,国强民富。
天上人间越古,七十载,昆
仑歌赋。宏伟美梦情圆,
华夏万年乐土。



我回答是肯定的。对方一拍桌子,惊喜
道:“就是你啦。”

原来,他们要推出一个“国庆珍藏版”,
要找不同职业的“国庆”。由于时间紧迫,编
辑们使出浑身解数,正四处搜寻着不同职
业的“国庆”。

生命中的幸运儿

张国庆

我属于主动送上门的,代表政法系统的
“国庆”们,用文字抒发对祖国的感怀。

我记得文章的标题是“祖国的利益高于
一切”,刊登在国庆节当日的报纸上。

我还记得,在这个颇有意义的珍藏版
上,我同样结识了许多陌生的“国庆”。他们
出生于不同的年代,从事着普通而平凡的职
业,这些人中,有科学家、军人、企业老总、出
租司机、清洁工等等。虽然大家有着不同
的人生经历,但一个共同的名字把我们联系
到一起,共同抒发对祖国母亲的一片炽热丹心

了创作这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
陈残云去麻涌蹲点体验生活,他光
着脚板走遍了河道交织的村落,在
农民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搜
集了大量素材,所以他笔下的每个
人物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华
南水乡的风土人情则令人陶醉。我徐
徐漫步,那些故事再次在我眼前展
现:小说中的东涌村是一个出了名
的穷村,“有子莫当耕田哥,有女莫
嫁东涌郎”。主人公许火照是一个雇

香飘四季

简平

农的儿子,在饥饿中长大,他忠诚于
党的事业,立下雄心壮志,定要领导
全村群众齐心协力摘掉东涌的穷帽
子。他们进军盐碱地蛇窝,排沟灌
水,改变土质,合理密植,种出了粮
食。他们还采纳经验丰富的老农的
建议,大力种植香蕉,发展畜牧业。
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
实,东涌村获得了空前的好收成,终
于摘掉穷帽,变成富村,人们的精神
面貌也焕然一新。我特别喜欢小说
中聪灵秀美、朴实坚韧的女青年许
凤英,她不贪慕虚荣,不计较个人的
利害得失,具有美好的理想、纯洁
的心灵和热爱家乡的情感,她抵制各
种诱惑,耐心等待和期望着能够与

在屋里读书,偶有香气一阵一阵飘
进窗户,是院子里的桂花开了,桂花开
的时候,天就开始转凉了。“玉枕纱厨,半夜
凉初透”,便是秋夜的写照。窗外一轮明
月悬空,秋夜简静、安详,偶有两三声草
虫的低吟,衬得这夜色越发安静。

清晨起来后,后巷的棠花静静地落
了一地,淡淡的晨光中有两三行人,此时
凉风习习,非常舒适。

中午的时候阳光依旧强烈,秋天的天空时常晴朗
得一览无余,“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既
然晴朗通透,能见度极好,阳光就强烈,它洒落下来,带
着一种金属的质感。秋在五行中属金,所以秋天又被称为
金秋,还因为它是收获的季节,再没有一个季节如秋天
这般丰盈饱满。

各色的瓜果都下来了,有新鲜的大枣,有新下来的
苹果,飘着清新的果香,还有脆生生的雪花梨,咬上一
口,雪白的梨肉汁水横溢,甜到心里去。还有秋天的恩
赐——栗子、核桃,院子里的石榴也红了,咧开了嘴,像
人笑意盈盈的脸,人从树下经过,看到这诱人的果实,
不自觉地就开心起来。剥一只石榴,盛在一只白瓷碟子
里,一粒粒的石榴籽泛着潋滟的红光,晶莹、剔透,如宝
石如水晶。我家的柿子今年也结了许多,一串串的都结
在了低处,把枝桠都压得弯下来了,看上去垂垂欲坠。
柿子渐黄,再过上几天就可以采摘了。

秋天的凉意在一场秋雨过后逐渐加深,显露出来,
蒙蒙的水边,有人在钓鱼,支一把伞,搬一个小马扎,旁
边放着塑料桶,脚边放着钓鱼饵料之物,鱼竿就静静地
支在那里,偶有小鸟从水面掠过。这个画面就很有意
境。只听微微的细雨中,有人在收拾家伙,“不钓了,等
了半天也不见鱼上钩,回家去喽。”另一位则慢悠悠地
甩了一下鱼竿,水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钓上钓不上
的,在这儿坐着,风也清,空气也新鲜,总比闷在家里的
强。”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而钓者之
意不在鱼,只为那一缕清风,一池秋水。

复员军人何津在一
起,因为他与自己有着
同样的信念:“我们
的国家是个穷国家,
但是,穷人不是天生
的,穷村、穷国更不是天生的,大家
有志气,好好干,总干得出个出头日
子。”我走在那片土地上,一一辨认
着小说里写到的满地蕉杉、果木,金
色田野里的阵阵稻浪,河涌水寮凉
棚的独特景致,用这种方式重读了一
遍《香飘四季》。

四年前,我去浙江宁海农村定
点下生活,我的脑子里一直闪现着
陈残云在村子里穿梭的身影,他在
作品中透露出的对生活的热情和洞
察始终感染着我,我觉得只有像他
那样深入、扎实地蹲点,才能创作出
无愧于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或许
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在前往宁海的
路上,我在电脑里看到了大型组歌
《香飘四季》,这部献礼改革开放的
作品,描绘的正是陈残云小说《香
飘四季》的原创地东莞麻涌的今日风
貌,颂扬麻涌人不守一隅、勇于改
革、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他们对幸
福美好生活追求和向往。“水天一
色,绿油油的蔗林,绿油油的蕉林,
绿油油的世界……”伴随着美妙的歌
声,我再一次重温了有着浓郁的乡土
气息、清朗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文
学语言的经典名著《香飘四季》。

十月金秋
玉玲珑

一飞冲天(油画) 韩巨良

和感恩之情。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强
盛,人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变。智慧公安和
大数据时代,将公安工作引领到一个崭新的
科技强警时代,而我也从小警察变成老民警。

但是,10 月 1 日,与祖国同庆,没有什
么能超越这个神圣而幸福的时刻;五十多年
来,这个神圣时刻带给我的幸福和荣耀,庄
严与使命,骄傲与自豪,远远不是写一篇演
讲或朗诵一首赞美诗所能替代的。

我不知道全中国有多少叫“国庆”的,百
万千万甚至更多,但我想说,所有叫“国庆”
的,都是生命中的幸运儿。因为,在我们生命
的载体中,拥有最神圣而幸福的一天,此生,
你会为拥有这个神圣的日子而倍感骄傲。

当我们深情拥抱这个神圣日子的幸福
时刻,我想对无数个“国庆”说:我们的生命
从诞生之日,就已溶进我
们伟大祖国奔涌不息的
血脉中!

比预产期早出生两个
多月,却赶上了好日子。

我的名字叫国庆
责编:史佳林